

告诉我，你有多久没开心了

□ 胡敏杰

一

韩寒的电影《乘风破浪》里，有句台词是这么说的：都是小人物，别说大话，活着就行。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没有镁光灯聚焦你的人生舞台，也没有精彩的剧本给你去演绎跌宕起伏，更不会有人在你出错时喊“NG”，然后“ACTION”。

其实，这样也并不坏。纵然没有主角的命，可也不用豁出性命担上拯救世界的责任。天塌了，高个子会扛；怪兽来了，奥特曼在啊；哪怕世界末日，地球爆炸了，也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你的生活也许会有涟漪，却鲜有波澜；你的日子或许繁琐乏味，却不必担心受怕；你的人生大概会平庸，却不用经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套句时下的话那就是，我要的不多，只要父母健在，知己两三，还有盗不走的爱人。

只是，很奇怪，你泛起了涟漪，却感受不到微风的轻抚；你无聊地坐在办公室发呆，却错过了窗外的春天；你敷衍地笑脸相迎，却怎么也驱散不了内心的厌恶。

就像辛苦了一周，计划周末去郊游，半夜接到领导的电话，通宵改报告，等到第二天醒来已是临近午后，点了份没营养的外卖，倒头又躺下。虽然很苦恼，却又无可奈何。

这样的日子，不经意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么，请告诉我，你有多久没开心了？

二

某日，顾大姐突然和我说：我好吃嘉兴粽子呀！

我很诧异，这不简单，早餐摊不就有吗？买一个便是。

可此粽非彼粽。她怀念的是读书那会儿，有一次和同学经过嘉兴，那时候买的粽子。

她说，记忆中的粽子，肥而不腻，香而有味。那一刻，她才觉得粽子原来可以做得那么好吃。继而，又和我讲了一些那时候的趣事。

后来，我在想，是现在的粽子味道变差了吗？不至于吧。大概，那时候的快乐，放在今日尤甚。所以，每每想起，都会眼里带笑。

又或者，是不常得到的，才更让人知足和满足。这就很好解释了，小时候一件玩具，我能玩一个夏天。而长大后，我买得起很多东西，却再也找不回那种快乐了。

其实，五芳斋还是那个五芳斋，只是，对于未来和过去的执着，让我们忽略了当下的幸福和快乐。所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趁着你胃口尚好，听力尚可，视力尚行，别再错过落在身上的阳光了。

开心，是要朝眼下看的，这样你才不会被脚边的石头绊倒。

三

开心，是幸福感的一种表现。

百度对于幸福感是这么下定义的：幸福感，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

说白了，幸福感就是你的一种内心感受。就像猫吃鱼，狗啃骨头，奥特曼打小怪兽。

可是，很多人觉得不开心，是因为他们比较的方向错了。举个例子，就好比没有哪个小孩子喜欢和“别人家的小孩”相比较。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每个人对于开心的定义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横向比较不如纵向比较。

人可以拿别人的生活当参考，但万万不能一味地比较。和自己比，和过去比。每一次进步，每一次改善，都会让你感到愉悦。可和别人比，永远有人比你更好，你也永远在追逐的路上，苦苦挣扎。

要明白自己想要的是咖啡还是绿茶，要了解自己的口味是清淡还是重口味，要知道自己喜欢的是独处还是热闹。这些才是重点。

要明确你才是快乐的主体，所有快乐都应该以你为主。如果，有一天，不再是了，你的所谓快乐，还有意义吗？

四

徐太浪说，你自去乘风破浪，我会在你身旁。朋友，你有多久没开心了？告诉我，我会带你去找快乐。

在良渚文化遗址

□ 卢 滴

在良月流晖20米火炬的
指引下
我们进入了良渚的秋天
远远的
一座座金黄的草庐，
在稻谷和芦荻金黄的波浪里
星罗棋布，这五千年前的宅院
连缀成一片
绵延成一个壮阔的远古城池

五千年太久远了
尽管我已行走在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想象力
却依然远远无法抵达
从我脚下出土的文化层积

那陶器
那木夯
那捕鱼渡河的独木舟
那运送土石方的竹筏
那青铜鼎彝
那城墙城门……
越来越多的良渚遗址切片
使良渚文明呈现的像素值
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并最终明晰为中华文明
五千年的永久实证

百年樟树 挺拔昂立

——记俞也山老师二三事

□ 平 杭

去年我在视频里看到俞也山老师与几位学生在亲切地交谈，他满脸慈祥，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我感慨万分，他哪像是一位百岁高龄的老人。

俞老师是我们平湖教育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位桃李满天下、有口皆碑的好教师。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在平湖中学担任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他作为副班主任主动要求承担班级的劳动课。我考虑到他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并不妥当，但他笑眯眯对我说：“年龄虽大了，劳动一下，身体会更强壮呀。”就这样，他把这份繁重的劳动任务揽在自己的身上了，我只能与他分工合作。劳动课前，他已经了解到当天的劳动任务，然后做了合理的分工。这样，学生到校园农场就能直接分头劳动，井然有序。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俞老师不仅要进行管理，而且亲自参加，重活累活都揽着自己干。拔杂草，碎土块，浇肥料……他样样干，干得满头大汗，湿透衣衫，衣服上也都是泥水。俞老师个子高大，身强力壮，他挥舞锄头，时而高举，时而落下，学生在他身旁高声呼喊：“俞老师，我们要评您劳模了！”看到俞老师这么认真，同学们劲道也更足了，劳动似乎变得轻松了，因此他带领的班级劳动课效果最好。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俞老师的勤奋，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言传身教，深深地感动了学生，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品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正是我们现在的师生应该向他学习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俞老师已经调入平湖县教育局教研室，任体育教研员了。80年代中后期，由于工作需要，我与俞老师又能经常见面了。因为他当时是嘉兴市政协常委，也是平湖市政协常委兼教体组组长，我是平湖市政协常委兼教体组副组长，我们经常一起交流和讨论工作。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这样一件事：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教育经费还比较紧张，能保证人事经费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于教学设施的添置，校舍的改造和新建，基本上还谈不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几位政协委员就经费问题写了提案，意见比较尖锐。俞老师见了提案后就语重心长对我说：“教学经费是应该不断提高的，但现在国家困难很大，只有把经济搞上去了，教育经费才能水涨船高，逐步增加。”我听了他的耐心开导，心悦诚服。我们再向其他几位委员作了沟通和解释，大家理解了，想通了，把原来的尖锐意见改为符合实际的建议，最后使问题得到了实事求是地解决。从中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俞老师是一位特别能做思想工作又顾全大局的人。

1987年下半年，全国开始进行教师职称的评审工作，这是一项难度极大，极复杂，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因为这是解放以来，中小学教师第一次评审职称。这涉及每一位教师的教龄、工龄、班主任年限、工作的实绩、教学水平、专业论文的发表等情况，每位教师都想评上个比较理想的职称，而名额有限。当时每个县、市的教育部门都有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人员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俞老师就是嘉兴市和平湖县的评委，这是教师 and 领导对他的充分信任。据他说每次上报的评审对象，他不仅要听其所在学校领导的汇报，而且深入到学校，倾听其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在评审会议上，他能实事求是地提出被评审教师的优点、缺点，能独立思考表示赞成或反对。有的被评审人员，也希望到俞老师家中谈谈个人情况，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的这种深入调查研究，不和稀泥、不投感情票的公正作风，难能可贵，因此他多次被聘用为县、市级评审委员，这就是我们尊敬俞老师的重要原因！

老平湖中学留存下来的遗迹，可能只有那棵近百年的香樟树了。它现在仍耸立在新华爱心高级中学的东北角。它挺拔昂立，郁郁苍苍，富有生机，而这株枝茂叶盛的参天樟树多像俞老师啊！

愿俞老师健康幸福！

哦，可可托海

□ 张锦梁

一曲风靡全国的歌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将我的思绪带回到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可可托海之旅。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全家驾车离开被称为新中国军垦之星的农十师驻地北屯，前往向往神秘的可可托海——那里有秀美的峡谷河流、险峻的山石奇峰、辽阔的草原林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富有异国风情的寒极湖泊和奇异的地震断裂带……

汽车在一望无际的戈壁原野上奔驰。

我好奇地问徐洋：“可可托海有多大？”

他一边专注地看着前方，一边回答我：“可可托海不是一个湖，而是一个景区。哈萨克语的意思为‘绿色的丛林’，景区有五百多平方千米呢。建国以后，可可托海曾被列为国家高度机密的区域。不过，今天我们是去‘朝圣’的！”

“‘朝圣’？”我不解地问：“你是说，可可托海是个圣地？”

“不错，那是我们地质人心目中的圣地！”他庄重地说——女儿小宇、女婿徐洋，都是新时代的地质人。

我默然。

小车向东南方向行驶。

左侧，是绵延的胡杨林。一株株胡杨以不同的姿态屹立在荒原上——那就是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号称“沙漠的脊梁”的英雄树。我想，这忍耐、这柔韧、这坚强，就是华夏民族意志的象征吧！

右侧，是农十师那无际的向日葵花海。千万支葵花向着太阳怒放——那迸发着强大生命力的金黄色，让我从对胡杨的沉思中惊醒。

牛、羊、马悠闲地散落在草原，仿佛它们才是这儿的主人。

更有骆驼在高速公路上“公然违章”，拦住了我们的汽车——想收买路钱？

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它们的纠缠，汽车驰入了荒原。远处，出现了一个海子（湖）——可可托海到了？徐洋笑着说，还早着呢！在山的那边！

现在，我们正沿着我国唯一西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前行。这一个个海子，就是一颗颗镶嵌在额

尔齐斯河沿岸的珍珠。

果然，我们的小车又驰入了崇山峻岭中。古老的阿尔泰山与天山似乎不同，嶙峋怪岩，裸露于外，向我们迎面扑来，我感到压抑——生怕有巨石凌空而下。

路标提示我们，已经进入边境地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全家竟然从东南沿海长途跋涉来到了数千里之外的西北边境。

离可可托海不远了。路况很差，尘土弥天，看来正在修路，远处的山脚下在开隧道。估计，要开辟一条到可可托海的新通道。

驶近一看，是我们浙江的建筑公司——东南海边的浙江人将路修到西北边境，真牛！

我们没有去位于可可托海景区风光旖旎的可可苏里湖，辽阔壮美的伊雷木湖，令人惊心动魄的卡拉先格尔地震断裂带，也没有去神秘的额尔齐斯大峡谷。下午2时许，我们来到了地质工作者的圣地——可可托海矿“山三号”矿脉。

入疆以来，无论是在苍茫的天山，雄浑的那拉提草原，迷人的巴尔布鲁克天鹅湖，还是仙境般的喀纳斯，我都沉湎于对自然景观的欣赏、陶醉、赞叹之中。

我们来到了神秘的三号矿坑。

这座直径三四百米，深达180米的巨型稀有金属矿坑，状如古罗马斗兽场，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坑之一。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种矿物，这里就有86种之多。

看着这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想起那个共和国的新生时代！

那时，我们的共和国还年轻；

那时，我们的共和国正经历着成长的阵痛。

来自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与四万多工人聚集在这里，开发出了共和国最大的“聚宝盆”，托起了共和国的脊梁。

产自这里的锂，引爆了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

产自这里的铍，铸成了我国“东风快递”的外壳。

产自这里的铯，让我国的人造卫星遨游太空，

唱响东方红。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向我们逼债时，我国就用产自这里的稀有金属还债。有资料显示，可可托海矿务局还债矿产的价值占到了总外债的40%左右。

——可可托海三号矿，真是英雄矿、功勋矿！

然而，在小宇、徐洋他们眼里，这可可托海三号矿简直就是心目中的“麦加”圣地。今天，长途跋涉几百公里，为的就是朝圣这可可托海三号坑。

这两位年轻的地质人，神情庄重，什么也没说，只是久久地伫立在三号坑前，以他们特有的沉默，向老一辈地质工作者致敬！

小宇告诉我，当她与她战友的科考船在印度洋遭遇狂风巨浪时，是可可托海地质人的拼搏精神鼓舞着她们搏击风浪，为祖国在大洋上找寻属于我们的资源。

徐洋告诉我，当他与他的战友在阿尔泰山麓的玛湖地区遭遇漫天风雪时，是可可托海地质人的坚韧精神鼓舞着他战胜严寒，为祖国找寻石油。

小宇、徐洋那虔诚的神态也感染了我。

那瞬间，沿途胡杨林的坚韧与向日葵花海的金黄，又突然闪现在我脑海——我在想，共和国的精神、气概，就如同这胡杨的坚韧，如同这向日葵的信仰，更如同这沉默了大半个世纪的三号矿坑，代代传承！

静静地，静静地，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需说——该说的，在心底里都说了。

许久，我默默地走到他们身边，提醒他们，该走了。我，我们，全中国的人民，都不会忘记他们的。我看到小宇用手擦去了眼边的泪花，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们心目中的“麦加”。

徐洋说，来日我们取得了成绩，一定要再来告慰你们，可可托海的地质人！

依依不舍地离开可可托海，忍不住再回首望一眼。

是呀，可可托海有壮丽的风光，多情的哈萨克牧羊人，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

但可否知道，那里，还是地质人心目中的圣地，那里有胡杨、向日葵，更耸立着共和国的历史丰碑。

鱼
乐

曹
明
华
作

